

工作与生活的时代特征

■ 格瓦拉

这几年世界风云变幻,动荡的世事裹挟着我们低头向前,却丢失了一些回望和休憩的坦然。对工作伦理的思考在理论界已经开拓出了较为深广的空间,前有当代杰出的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珠玑耀眼,近有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的现实预言。而我们如果去仔细回望过往对于工作和我们所处世界关系的思考,也许能发掘出更多的对当下一些有意义的思考与参照。

科技赋能能让工作和生活更好了吗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发布了改变科技史进程和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跨时代智能手机产品iPhone。美国引领全球科技界一扫描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颓势,以智能手机和下一代网络通讯协议的发展为契机,重构了全球科技产业链,给予了诸如三星半导体、富士康、康宁玻璃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狂飙突进的增长动力,直接影响了全球超过300万人的就业、工作与生活。移动互联网迅速替代了以PC为代表的传统互联网,导致了全球产业升级,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遇到瓶颈期,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会让产业格局迎接新的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贸易遭受重挫,互联网产业也经历了巨震,人们是时候来重新思考一下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了。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上一轮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那些科技工作者怎么样了,他们的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和生存状况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在当今时代我们无法忽视和应该充满好奇的议题。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卡丽·莱恩在她的社会学著作《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中给了我们一些回答和启示。

本书研究对象是达拉斯电信从业者,与纯互联网工作者有些许差别,但是可以统称为高新技术工作者。也许大家对得克萨斯的了解更多在于它位于美墨边境,是美国第二大州。这里民风彪悍,充满了独特的牛仔精神,同时也是风靡全球的德州扑克游戏的发源地。但这里也是与加州的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创新走廊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科研三角园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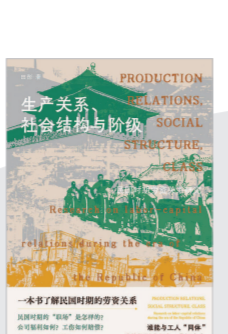
肩的全美四大科技重镇之一。而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更是德州仪器的总部,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以半导体为核心的技术部件制造商。该地区形成了以德州仪器为代表的全美最大的电信产业集群。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美]卡丽·莱恩 著
李磊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年互联网危机袭来,大批科技公司倒闭,纳斯达克市值蒸发了三分之二。随之而来的是科技企业从业人员面临就业寒冬。《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用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观察了这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当达拉斯的科技工作者面对裁员时,他们大多崇尚职业生涯管理哲学与管理文化的精英个人主义哲学,并不把失业归咎于劳资间社会契约的瓦解、大规模裁员、全球离岸外包、兼职和约聘工作的扩张、政府政策等客观因素,从而建构了“一人公司”这个概念。而他们的抑郁、挣扎、痛苦和困境,则在职业生涯管理哲学的自我暗示下被消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双职工家庭中男性失业后女性承担起家庭经济重担的现象有深入的研究,其中女性的韧性、自主和对家庭的付出都让人肃然起敬。

美国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虽然不怨天尤人,不把职业失利归咎于外部因素,更多地反求诸己,注重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和自主匹配公司招聘需求,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努力实现自我价



《人间烟火:英国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1470-1750年》
[英]基思·赖特森 著
刘旭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值的积极典范。作者卡丽·莱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担忧:如果整个一代人都愿意毫无怨言地在充实、薪水低的工作中辛苦努力,那将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局面。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是: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就业环境更加合理与完善,让科技赋能的生活真正变得美好。

《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阶级: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
田彤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晚清以降,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生产关系、人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劳资关系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如何面对全新的社会变局,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各方力量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以稳定社会发展,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面临的全新课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田彤在她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阶级: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运用大量一手史料,以当时的行政管理、福利保障、企业生态等为议题,致力于解析新型劳资关系,正确认识与有序处理劳资矛盾,保障职工权益,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防止社会阶层的分化,保障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提供应对思路。

书中重点研究的“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简称“申三”),是由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工业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9年创办,被誉为民族纺织业的典范,成为了延续至今的百年企业无锡一棉。申三创建的企业文化与劳资合作互为因果的模式,直到1949年初仍在延续,并受到时人的推崇及极高的评价:“厂方尚能在工作时,用科学方法指导工人工作,而在工余时,用活教育的方法施行劳工教育,使工厂家庭化、学校化;视工人如子弟、如同学;不苛责、不放任;责之以理,爱之以道;全厂之中,不问职员工人,都能工作相共,游乐相俱,则工厂的生产效率,一定可以增进,一切劳资纠纷,自然也就无从发生了。”

时至今日,申三厂的企业文化与劳资关系都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打工者的工作、生产、学习和生活都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同发展进步的良性循环关系。作为现代工业角角的纺织业也是珍妮纺纱机所带来的生产效率革命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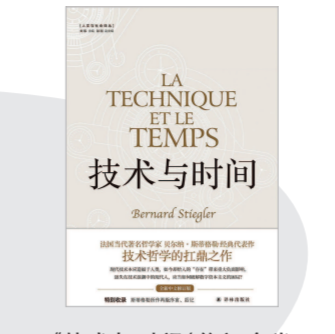
的。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英国历史学家基思·赖特森的《人间烟火:英国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1470-1750年》追溯英国经济社会的早期变革进程,呈现社会各阶层的妇孺老幼的工作、生活与日常,为看似枯燥呆板的经济史赋予了浓厚的“烟火气”。

早在18世纪中后期,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们就达成了以下共识:“将经济领域的过往当做理解人类社会的基础要素加以审视。”赖特森强调:“体力劳动者”,即伊·米耶热所说“通过体力劳动或被奴役以赚取生计”的那群人,他们一直被当作“这个国家的手和脚”。虽然他们的辛勤劳动被认为是基础性的,但这份功劳没有为他们带来应得的荣誉和回报。赖特森认为构成人类社会基本要件的经济最能反映历史的时代特征。在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劳动力市场还在缓慢发展,是一种高度本地化的市场,打工阶层的职业身份也不固定,很多人同时做多份工才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开支。在当时的经济关系中,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有利于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资本的积累和投资,进一步开拓市场、保持竞争力等,这是英国得以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

亚当·斯密曾说:“从长期来看,工人对他的主顾或许同他的主顾对他同样必不可少,但这种必要性却不那么紧迫。”揭示了打工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但雇工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他们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故对市场的运作规律有所了解。他们只是在设置市场力量被准许发挥作用的范围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这种话语权,他们可以对他们与市场共存的方式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劳资双方和谐共处,才能让经济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打工人到底是时间的主人还是仆人的主人

如果说近代早期的17、18世纪是科学的时代,那么当今无疑就是技术的时代,技术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情感。在2023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材料是让我们反思: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间,但也有人因



《技术与时间(修订合卷本)》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裴程等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此成了时间的仆人。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是从事过苦力、文员、工人等职业的打工人、经营过农场和饭馆的小老板,因为饭馆陷入经营危机铤而走险去劫打劫银行并成为惯犯最后被抓捕入狱。他在牢狱中学习哲学,完成了蜕变,成为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他的三卷本《技术与时间(修订合卷本)》鸿篇巨著更是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开创性作品。阅读他的作品也许能更好地探讨主人和仆人的问题。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与人类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冲突,而是技术内部代表两种人的本质在冲突,因此是人的内在冲突。贯穿三卷本的是关于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兄弟俩的隐喻。在古希腊神话中,在创造万物时埃庇米修斯赋予各种动物各种生存的技术,却没有给人类任何特长。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拯救了人类弥补了过失,赋予人使用工具的独门绝技。宙斯震怒之下降罪普罗米修斯,并让埃庇米修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威胁人类。斯蒂格勒以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兄弟俩截然相反的行为,比喻存在两种截然相反对立的技术。但这种冲突并不在技术与人之间发生,而是技术内部代表两种人的本质在冲突,因此是人的内在冲突。

斯蒂格勒指出:技术力量——首先作为人的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无法计算的、并在短期内无法预见的增长。然而西方世界的总体完成却带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类越是强大,世界就越是趋于“非人化”(“dehumanise”)发展。人类对自然——同时也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显示: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技术原来是人类以进步和持久生存、创造的力量,可在总体完成的趋势中,技术却有可能演变成成为饕餮一样反噬自身的怪物。

斯蒂格勒认为,必须阻止技术干预的无度发展,否则,人类将会迷失方向,成为时间的仆人。21世纪第三个十年行将过去一半,我们面临更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世界局势。只有明确自己身处的位置,加强自身的建设,与技术发展和共生,才能在未来行稳致远,才能不迷失在数字洪流的大浪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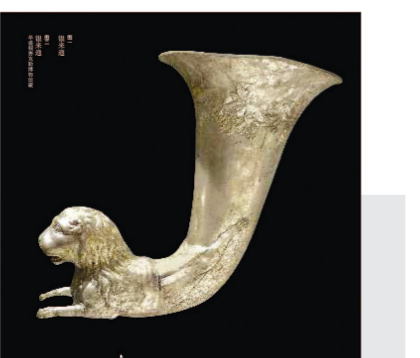
三味书屋

在诗句中体验物之繁华

读扬之水《诗歌名物百例》
周洋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甫一拿到扬之水的新书《诗歌名物百例》(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出版),还是被其漂亮的装帧惊艳到了。高贵典雅的绛紫色布面精装,全彩印制图文并茂的体例布局,从文字疏密到纸质选材,处处都透出一份匠心独运的设计,展读之余,确是赏心悦目。有人说这是首部详细注解诗歌名物的研究专著,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诗中物”的微型百科全书,作者扬之水则将其视作30年名物研究的“一次检讨与总结”,有望成为“诗歌名物词典的奠基石”。而在我看来,阅读这部书,仿佛走进一座以名物专题打造的诗歌博物馆,既能领略各家各派诗句之精髓,亦能体验古代社会“物”之繁华。

全书收录160余个名物词条,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酒器、茶事、香事、文房、仪仗、工艺、纹样诸类,每类列举相关诗歌文句,随后对物象的名称、用途、用法、样式、演变等,推源溯流,扼要阐发,旁附实物考证或图像以为参考。起首第一篇即从解读“帷”,揭开百余例诗歌名物的神秘面纱,也算是别有生趣。梁简文帝《梁采诗》中有云:“依帷薄重翠,带日聚红。定为歌声起,非关团扇风。”通读全诗已能感受到一种悠闲生活中的娴静意趣,而“帷”无疑是诗中不可或缺之物。据扬之水考证,“帷”乃上古时代宫室和居住建筑中用于分隔空间的设施,或卷或舒,可自由改变室内空间,还能调节室内温度,亦可起到美观装饰的效用,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器物。一番引经据典的考索之后,读者正需要亲眼感受一下“帷”的真实样貌,左侧书页上作者精心挑选



《诗歌名物百例》
扬之水 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的两幅图例与释文相对而置,一幅是成都羊子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另一幅是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魏宁懋石室线刻画《丁兰事木母》,其中都有“帷”的图像,给人以直观的视觉体认。

更令人欣喜的是,作者由此推及开去,依次介绍了与“帷”的功能相类似的“步障”“行障”“障子”等早已淹没于历史岁月中的罕见之物。我们由此知道骆宾王诗中“掩映飞轩乘落照,参差步障引朝霞”,该是对应着怎样一幅声势壮观的出行场景。而唐人张乔的一首《鸂鶒障子》:“剪得机中如雪素,画为江上带丝禽。闲来相对茅堂下,引出烟波万里心。”因了解到“障子”乃绘画之绢帛,于内心自然多出几分诗情画意的美好想象。

关于中国古代女性妆容服饰之名物,是扬之水用力甚勤的领域,这在她的著作《奢华之色》《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中早已为读者所称道。在《诗歌名物百例》中,亦有大量精美的闺阁器物,如缠臂金、丁香环子、闹蛾、连环等,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扬之水凭借多年潜心研究积累的学养,力求确凿史料,力避主观臆想,廓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坊间误读。比如,“凤冠霞帔”,一般理解是指古代贵族女子和受朝廷诰封的命妇的装束。在扬之水看来,笼统地称“古代”不够严谨,具体而言始于宋代,而凤冠作为一种成熟的固定样式,直至明代方始完成。并用杭州临安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代石雕妇人像作为实证,以弄清其早期样式。又如,“宝袜”,唐代李贺《追赋画江潭苑四首》诗中有“宝袜菊衣单,蕉花密露寒”的句子,相关诗歌选本中,涉“宝袜”一词的注释,要么被译作抹胸,要么被解读为束在腰间的带子。扬之水以专业眼光谓之为“皆非”。正确答案是古代女子裹在腰间、覆于长裙之外的一种饰物,又名腰巾、腰綵、圆腰、袜肚,大约流行于南北朝时期,并举出考古发现唐代墓葬石椁线刻画上的侍女图案为证,从中清晰可见此“宝袜”的形制。这让我想起扬之水的恩师孙机先生的一段话:“古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有了确凿的证据,历史会变得更具具体、更鲜活,使今天得以充分了解现实社会是怎样发展演变过来的。”

不可否认,在这个梅香沁人的春天,煮一壶香茗,不必正襟危坐从头读起,只消随手翻阅这部《诗歌名物百例》,就是一次美的享受。或书房雅玩,或金银首饰,或花结绶带,或家居器皿,从定名到相知,从相知到铭记,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历史的片段、生活的诗意,一步步引领我们走进诗歌名物的繁华世界。

好书过眼

当一个中年人与“物”遭遇……

沈祖新

王小伟敢于把“回到事物本身”这一现象学的宣言当作序言的题目,其中的勇气与雄心,着实让我一惊。再翻开《日常的深处》,只看目录,也能对王小伟的心境与诉求有所了悟。从日常生活的全景式扫描,到对“空间”的单刀直入达成日常生活的哲学沉思与文化分析,最后以手机与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为锚点,展开更为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三个部分紧扣“物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日常生活为“物”所充盈,但也为其所困,在日益增高的围墙之下,生活成为固城的困守而非突围的可能。王小伟的写作,正是以敏锐的反思作为起点开展的一次突围的尝试。

王小伟的文字中,弥漫着“人到中年”的悲哀与伤感。他对“物”的注意,可能并不是出于哲学学者的职业自觉,而是“中年危机”的情绪外化,在困顿中莫名其妙地“对八九十年代的旧物件表现出深沉的感念”。这种“感念”,让他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敏感,也促使他开始某些行动。当他留意到生活中的诸多物件时,感受到时间流逝带来的腐蚀。在这颗中年心灵的两端,连接着“旧物件”与“现代生活”的两极。这些“旧物件”曾是“现代生活”的许诺,隐含着对幸福与美好的召唤和期许;但是,当后者来临时,这些诺言又仿佛成为缥缈的空话,因为“现在这些东西早已实现,但我观察到他们并没有觉得生活特别美满”。此间的反差,一方面加剧了“中年危机”的心灵负荷,另一方面也迫使王小伟去深思其中的秘密。

这些“秘密”,很容易被虚化为“人生的意义”。王小伟没有受此魅惑,明言这种追问意义的行为很容易催生自大的心态,他更愿意去“刻画人生”。所谓“刻画”,是不再先行地为“人生”或“生命”扣上“意义”的大檐帽,而是去真挚地思考: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活在当下的?这种对“为何”到“如何”的思维转变,让哲学思考转变为对内心的梳理。正是在梳理的过程中,王小伟再一次与“物”遭遇,与自己的“危机”会面,他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写作立足点,即“透过澄清物品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尝试揭示我们曾经是如何生活的”。

在“中年危机”的困境中,王小伟渴望在“物”与“生活”的碰撞中,找到“人生”甚至“生活”的原初面目——那些曾被“物”所承袭又被“物”所替代,淹没甚至剥夺的企盼与希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内

蕴着从现象学到生存论的深化过程,包含着浓郁的主体论色彩,即对于“我”的关注。他的写作穿梭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网络中,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哲学反思娓娓道来。

在历时性之维,“物与生活”之间的互动与变迁彰显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对于“食”,王小伟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入手,在瘦肉与肥肉的选择中,展开“吃”这一生理行为的生活变迁,从果腹的生存需求到营养的生活追求,“进步”的外表下隐藏着有关“家”的危机,因为家庭聚餐作为生活中提供幸福感至关重要的细节,正在被外卖与商场取代,“食物营养主义”更是在无形中消解了“吃”所蕴含的“宇宙节奏”——“在这样的节奏下生长出来的食物,味道才可能是真诚的”;至于“住”,“家”的温暖正在被购房的阴影所笼罩,演绎着从“养人”到“累人”的现代性历程。蜗居是将“家园背在身上”,不管走到何处都能就地安眠,而对于人来说,“背在身上”的已经是沉重的购房负担,以至于忘记了“居家是一种治疗”;关于“衣”,王小伟直言衣服已经成为“一块仪式化了的布”,这种“仪式化”衍生出奢侈品,让衣服从蔽体遮羞、保暖装饰变成“心灵的奴役”;最后是“行”,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经受通勤之苦,无论是安静还是忙碌,都会切身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王小伟对比了田埂道路与城市道路,让思考延伸向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再次申明“人在途中”的“走路”,是“人的根本存在的绝对象征”。



《日常的深处》
王小伟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形而上学快乐机”,贯彻着一种冰冷且坚硬的“集中控制逻辑”;再比如,分享本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在一起”的内在连接,但是在微信的集体化语境中,“每个人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常是微信所带来的社交负担,而不是分享的愉快”。

王小伟的所感与所思穿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网络中,兜住了“物”对“生活”的影响与塑造,更流露出自己对“家园”的殷切向往。在论述手机对生活的影响时,他特意对比了理论中与地暖的生活场景,壁炉代表着人对生活的深刻参与,预示着人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共存,“一家人既取暖,也观火,其乐融融”;在地暖场景中,人们关注的可能是手机推送的消息以及由此所搭建的“世界”,“手机正在使得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地暖化”。王小伟所期盼的,是通过“操心与辛劳”营造出的“家园”,它是经由人的切身参与而成立的空间,实现了人与空间的共存,并经由“情”的溢盈而成为安顿身心、疗愈自我的“家园”。

王小伟并不拒斥“物”,更不会反对“物”对“生活”的充盈,空泛的“断舍离”让他感到的只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巨大拒绝”。他认为“物”是“完美的时间琥珀”,人与“物”的相处为后者注入了“人间烟火”,让它成为记忆的载体甚至记忆本身。“物”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中存在,人对“物”的思考,也必然镌刻着时间的痕迹,熔铸了“我”的心血。

在这个层面上,王小伟对“物”的思考升华为哲学的沧桑,因为他由“物”所深化的,是与“我”的生存紧密相关的“自己生命中的真问题”,在和“物”会面时,他都将自身置身其中,并不断扎根,直抵“日常的深处”,通达心灵的深处。